

越战1000天

(加拿大) 迈克尔·麦克利尔 著
苏克 阎嘉 译



成都出版社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1981 by Eyre Methuen Ltd
英国艾尔·梅休因出版公司1981年初版

越 战 10000 天

〔加拿大〕迈克尔·麦克利尔著
苏 克 阎 嘉译

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十二桥街60号)
双流县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75 插页: 6 字数: 320千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 7—80575—120—X/K·7 定价: 6.50元(复膜本)

◀ 越法奠边府之战拉开了越战1万天的序幕。

▼ 越共人民军战士



► 美军总司令泰勒将军的决心。



◀ 堕入越战的泥潭不可自拔。

▼ 沉重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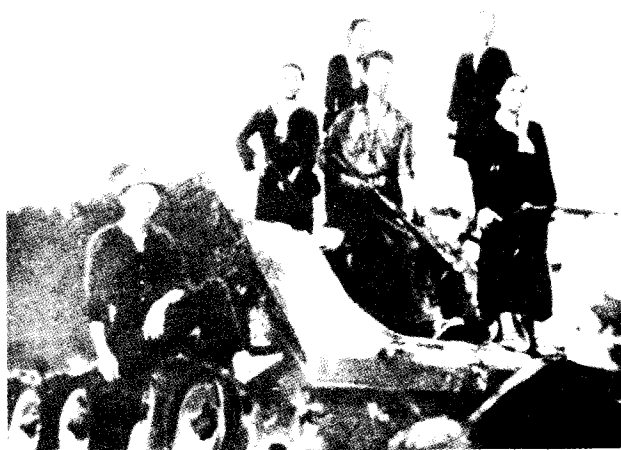




◀ 战斗的岁月



▶ 战斗里成长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痴呆症患者在
一块异国的土地上彷徨迷途，或者说是一个盲人在异国土地上漫游。越南象一座迷宫：不知道这迷宫通向何处。离开了一个点，会盲目地走过某片灌木林，向右，然后向左，再向右，有时竟回到出发的地方。完全没有前进的感觉，而且所有的路上都有地雷炸响——脚炸掉了，腿炸掉了，头炸掉了。

——美国陆军中士蒂姆·奥布赖恩

导 言

越南战争的主要事件早已众所周知，许多首要人物都撰写他们各自对此的回忆录。这场本世纪最旷日持久、最聚讼纷纭的战争，从1945年始至1975年结束，首尾30年，卷进了法、美两大强国。《越战10000天》力图弥补为各家回忆录所遗漏的史实：这是一本第一手材料的汇编，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所作的集体供诉。

迈克尔·麦克利尔

1981，多伦多

目 录

导 言

1. 反抗伊始：风云迷乱的印度支那…… 1
2. 战后瓜分：法国人重占越南…… 27
3. 百团血战：武元甲奠边府大获全胜
..... 44
4. 希望成空：吴庭艳独裁南越…… 65
5. 军方政变：吴总统遭血杀之灾…… 92
6. 鹰派总统：约翰逊选择了战争……113
7. 软硬兼施：范文同要经援还是要炸弹
.....137
8. 初陷泥潭：美军侵越倒数计时……152
9. 勾心斗角：美伪之间的齟齬……179
10. 花样翻新：现代战争的竞技场……206
11. 切断咽喉：胡志明小道的争夺……238

12.	溪山围困：美国人的“奠边府”	258
13.	新春攻势：军事和政治的双向逆转	278
14.	后院起火：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	308
15.	铁壁铜墙：越南的游击社会	334
16.	凤凰计划：美国人对南越乡村的绥靖	356
17.	为谁而战：美军的厌战反战	371
18.	进退维谷：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尴尬	397
19.	摧枯拉朽：文进勇指挥最后总攻	439
20.	打出降幡：30年越战大结局	464
	尾 声	481
	译后记	492

1

反抗伊始：风云迷乱的印度支那

我们只需要美国道义上的支持，
我们并无他求。

——胡志明，1945年

如果从头看起，美国在越南输掉了三分之一一个世纪也就并无什么神秘之处了。

那30个年头的时针是从1945年4月开始环绕而行的。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阿基米德·帕蒂少校同意了在中国南部边界的一个秘密地点会见一个人；这个人的化名多得连他的追随者也只好舍弃他的名字而直呼其为“将军”。这位“将军”在法属印度支那这块鲜为人知的亚洲地域上，领导着一支由流亡者组成的杂牌军。美国对这片地域突然产生了兴趣。帕蒂少校刚刚来到比邻的中国，代表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领导进行一项新的二次世界大战任务，即在战线后方，也就是1940年以后沦为日本占领区的印度支那，建立一个情报网。流亡组织马上就找到了这位新来的美国权威人士，告诉他“将军”“需要美国的承认”。帕

蒂需要的是接触与情报，他说：“刚开始时，这只是作为某种试探。”

两人终于会面了，在一个满是尘土的村庄的“茶店”里，偏僻遥远得宛如天涯一角。同帕蒂面对面的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人物：一位瘦弱、佝偻的老者，长着一小缕胡须，脚上穿着草鞋，松大的裤子上用一根绳子系着裤腰。这位游击将军不喜欢他的军衔。“欢迎你，我的好朋友，”他用纯正的英语对美国人说。然后他自我介绍一番，称自己叫“胡志明”。这个名字以后成了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名字，但它也同样只是一个化名而已。

除了外表上的差异，瘦弱的亚洲人和穿着整洁军服的美国人都觉得彼此间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在走到一起来之前，两人都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艰难历程。帕蒂判断胡看起来“大约有60岁”，不过他知道他只有54岁。彻夜长谈以后，胡志明让帕蒂证实了他从战略情报局档案里了解到的情况。34年来——这个数字比帕蒂的年龄稍大——胡志明一直作为流亡者奔走世上，寻求支持，以恢复几个世纪前就叫越南的这个国家的独立。而今，他的国家在法国人的占领下，被并入印度支那殖民地已近百年。目前的事态使胡志明和帕蒂都感到了其紧迫性：几天前，法国殖民军团企图从日本人手中重新夺回对印度支那的控制权，但日本人很快就挫败了这次行动，直接接管了对印度支那的统治——这使帕蒂的任务更难完成了。

胡志明告诉帕蒂，越南人民此时正遭受着悲惨的命运。由于战争环境和空前水灾，近几个月来，死于饥饿的越南人就达150万至200万之多，而世界上并不知道这情况。“但

是”，胡志明激愤地说，“越南的外国统治者们却没有一个人挨饿”。在纽约出生的帕蒂是贫穷的意大利移民的后代，胡志明的同情心和终身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胡志明非常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政治目的——决心把日本人和法国人都赶出越南。帕蒂则告诉胡志明说，他的使命是骚扰日本人——他们在这一共同目标上达成了一致。

两人喝着茶，胡志明欣喜感激地抽着帕蒂的“切斯特菲尔”香烟，讨论起进行合作的“实际”方案。两人谁也预料不到历史将指派他们的角色，谁也预料不到这一时刻对于成百上千万他们各自的同胞所具有的意义。越南未来的第一任总统和美国被具体指派去越南的第一名军人彼此会面了，并在共同的利益上达成了协议。帕蒂感到这次会面将产生“许多好处”。但谁料想这本来可能产生良好结局的初次会面，几十年后却会成为反目成仇的开端呢？

在采访时，帕蒂回忆说他是在“1945年4月的最后一天”会见胡志明的——30年后的同一天，即1975年4月30日，最后一批美国士兵撤离了越南。在这之间，280万美国军队在帕蒂少校的引导下来到越南——57万美国人和至少200万越南人在这为时一万天的战争和灾难中死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从一开始，帕蒂就提供了有关胡志明及其“哲学思想和活动”的“长篇纪录”。后来，中央情报局里的帕蒂继任者们根据已有的情报而得出结论说：越战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阿基米德·L·A·帕蒂少校在接受他越南之行的使命前，已经受过了高级训练。他在他祖辈的土地上同法西斯打

了3年的仗。从1941年到1943年，他在北非、西西里和萨莱诺领导秘密武装力量，当听到要派他去亚洲接受新的任务时，他正同登陆的盟军一起在意大利的安齐奥海滩附近。那时是1944年的1月21日，盟军刚开始二战中的反攻：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穿过法国向德国的突进——正处于最后的策划阶段，而占领意大利的战役此时已经展开。登陆部队已逼近意大利海岸线；帕蒂和其他人一起，在半夜的寒气中挤在一艘登陆艇上同战略情报局的首脑威廉·J·多诺万少将（绰号“狂人比尔”）谈话；多诺万此时已经在计划他在世界另一边的行动了。他说，在欧洲，需要秘密武装的日子差不多已经结束了，更热闹的戏很快就要转向亚洲。他需要派经验丰富的人到一个叫印度支那的地方去。当时帕蒂“对印度支那一无所知；我只记得是在亚洲哪个地方——仅此而已。”“谁愿意去”，多诺万问道。“什么时候？”帕蒂问。“哦，到罗马以后，”多诺万不动声色地说。上岸以后，罗马只有20多里的距离了，但进入罗马却花了5个月格外艰难的浴血苦战。6月4日，在法国登陆的前两天，盟军入城，但帕蒂却在这同时出发去奔赴亚洲的战争——一场又继续进行了30年的战争。

帕蒂接受的具体指示是“在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建立一个情报网”。他必须协助所有的盟军力量——英国人、法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对日作战”。这个任务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印度支那处于亚洲三大战区——中国大陆、南太平洋以及缅甸以西——的战略中心位置。帕蒂先在华盛顿住了几个月，接受国务院和白宫的命令，听情况介绍等等，作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因为我们都估

计亚洲的战争将持续到1947年，甚至1948年。”

自1940年以来，日本皇军在印度支那法国投降政府和比邻的泰国政府的帮助下，一举横扫东南亚，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和一系列欧洲各国的弱小殖民地，然后西侵，于1942年2月夺取英国的“堡垒”新加坡，再向英属缅甸进军，企图完成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巨大包围圈。在中国，日军已夺得北方工业区和沿海地区，但在广大的华中农村，却遭到了由美国支持的两支中国军队的抗击——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帕蒂少校于1945年4月初到达中国南疆的中心昆明，其时战略情报局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扩展在印度支那的行动。当时日本人已经挫败了法国殖民军团策划不周的暴动，8500名士兵被囚。帕蒂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胡志明找上门来。

帕蒂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除了对日本人进行骚扰之外，他还得负责营救在这个地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他需要可靠的联络人和秘密的逃亡通道。战略情报局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胡志明的流亡组织在多年的抗法抗日活动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地下网络。帕蒂在华盛顿接受的情况介绍全面涉及了印度支那的社会史，他发现胡志明的行动符合古老的民族主义传统。即便在战略情报局那些枯燥的档案文字里，胡志明也是作为他的国家的化身。

他的国家在中国大陆的颀下，比较起来宛如一坯小小的土丘，人烟稀疏、丛林蔓生，但他和他的人民却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传奇般的力量，为此而赢得了亚洲参孙的声誉。越南人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历史上几乎不断地记载着反抗中国封建王朝的故事。无休止的战争、反抗和灾难已经

融入了这个民族的血液，锤炼成他们粗砺、坚韧的性格，犹如山林，犹如沼泽，犹如这些他们常常据以展开游击战的狂野之地。在这片陌生的蛮荒之地，帕蒂的任务是要保证美国士兵的生命安全，至少是要减少伤亡。他知道越南人反法国殖民政府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艰苦激烈，胡志明本人卓越地领导着他的追随者坚决地抗击美国的战时盟友。帕蒂在出发去会见这位越南领袖前，又重新仔细地研读了战略情报局有关胡志明的详细的档案纪录。胡志明的经历同他自己的人生历程竟有某种相似处，这使他产生了某种兴趣。

胡志明的真名叫阮必成。他的父亲是一位中级官员，但因他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被解职。他有三个孩子，胡志明是最小的一个。他们都因宣传民族主义而遭法国人的囚禁。1911年，胡志明21岁时，就离开了祖国，在一艘驶往英国的法国商船上当水手。到英国后，他一边在伦敦的贵族饭店加尔顿饭店里当见习厨师，一边参与组织了一个反殖民小组，取名“旅外工联”，并声援过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在美国，他作过短期逗留，在哈莱姆黑人区以铲雪为生。然后又当水手回到法国，在巴黎当园丁和洗衣工。他描绘了他的宗主国的穷人的状况，说他们“象我们一样地深受压迫”。

1919年他加入法国社会主义党，1920年该党分裂后他成为法国共产党的联合创建人，继而编辑一份叫《流浪者》的报纸。他用“阮爱国”的笔名写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印度支那的报刊上。在马克思的女婿让·隆格的帮助下，他作为法共的殖民问题专家遍游欧洲，又于1922年作为法共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大会。他花了两年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并见过列宁。1925年他离开苏联，到广东的苏联总

领事馆当助手，然后成为共产国际亚洲总部——上海局的负责人。

20年来，他的根据地不断在中国、香港和泰国之间转移，他本人屡进屡出监狱大门，最后他终于建立起了一支越南游击队武装。这支武装在一个叫武元甲的历史教师领导下，渗透了整个东京，或称北越。1941年5月19日，胡志明和他的追随者们感到已经壮大得可以公开宣布他们的政治目标了。他们聚集在中国南部一个叫清四的村庄，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

胡志明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国务院档案中的时间是在1942年，”帕蒂少校回忆说。这是在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他以后。华盛顿闻此大怒，急令驻中国的美国大使要求释放胡志明。据帕蒂的解释，当时美国人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观察团”，这是一个战时联络小组，“里面有战略情报局同毛泽东本人有联系的人参加”。美国人“当时干的一些事情也许连蒋介石也不太清楚”——他们暗中对双方都予以援助，以对付日本人。胡志明是毛泽东的朋友；在要求释放胡志明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向战略情报局提供了有关胡志明的一切情报——包括他的下落，他的活动，他的背景以及他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曾向战略情报局推荐越盟，指出它终究将对美国人在印度支那的行动有用，而法国投降政府这一情报来源则是不可靠的。

事实上，胡志明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同时表示了他对美国人的感激之情。1943年初，美国人保释出胡志明之后，他就去了陪都重庆，为美国设在重庆的战争情报办公室提供